

文艺心理研究中的价值取向

——马斯洛心理学初学随感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 曾永成

一 文艺心理研究也应重视价值观

马斯洛心理学中的价值论内容，使人必然联想到文艺心理研究中的价值取向问题。

当然，提出文艺心理研究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决不意味着既有的文艺心理研究中不存在价值观念，不具备价值论的内容。人们视感性为文艺的审美特性所在，对审美心态作东西方比较，把心理分析切入文化—历史层次，对文艺作品描绘的种种社会心态进行典型分析和历史评价，凡此种种，无不包含和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念和态度。

尽管如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艺心理研究的普遍事实仍说明，人们更注意的还是力求以纯科学的客观态度来对待文艺心理研究，往往侧重于对心理活动的构成因素、组合结构和活动机制的探索、描述、推测和阐释，而对于价值取向问题，并不充分自觉和重视。这种情况，在已见的文艺心理（包括审美心理）研究的若干专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诚然，对文艺心理活动的科学认识，乃是价值取向的前提；如果连文艺心理活动的构成、特性和规律都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价值取向就必然失去科学的依据，而只是主观的臆想。但是：正如哲学从科学中升华出对世界和人生价值的探寻一样，文艺心理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更是必须以价值

文艺心理研究中的价值取向

——马斯洛心理学初学随感

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 曾永成

一 文艺心理研究也应重视价值观

马斯洛心理学中的价值论内容，使人必然联想到文艺心理研究中的价值取向问题。

当然，提出文艺心理研究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决不意味着既有的文艺心理研究中不存在价值观念，不具备价值论的内容。人们视情感性为文艺的审美特性所在，对审美心态作东西方比较，把心理分析切入文化—历史层次，对文艺作品描绘的种种社会心态进行典型分析和历史评价，凡此种种，无不包含和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观。

尽管如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艺心理研究的普遍事实仍然说明，人们更注意的还是力求以纯科学的客观态度来对待文艺心理研究，往往侧重于对心理活动的构成因素、组合结构和活动机制的探索、描述、预测和阐释，而对于价值取向问题，并不充分自觉和重视。这种情况，在已见的文艺心理（包括审美心理）研究的若干专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诚然，对文艺心理活动的科学认识，乃是价值取向的前提；如果连文艺心理活动的构成、特性和规律都没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价值取向就必然失去科学的依据，而只是主观的臆想。但是，正如哲学从科学中升华出对世界和人生价值的探寻一样，文艺心理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更是必须以价值

取向为主导。

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心理学派，或把人性及其心理构成肢解、割裂、抽象，或把人性及其心理活动还原以至归结为生物性的本能。也许由于人性本来就追求更新和超越，因此心理学也不止步于此。同科学主义的心理学不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痛感心理学中价值观的丧失。他明确指出：“价值观的丧失是我们时代的最终痼疾……而目前的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危险……人类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①其他心理学派多多少少都流露出对人性“异化”或人性之“恶”的悲观情绪，马斯洛却表现了对人类的信任，对人性的健康、进取和完整性的追求。正因如此，他明确而响亮地坚持心理学的价值观。他认为：“一旦拒斥了价值观，心理学就将被削弱，将不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样就会使人类陷于超自然主义或道德相对论。”^②对于文艺心理研究，也应作如是观。

二 价值取向关系着文艺心理研究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实现

生理的人，不是真正的人。纯粹社会性的人，也只是不可理解的幻影。作为社会存在，人的社会文化属性通过心理活动同生理活动相联系，使人成为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有灵有肉的生命整体。作为人的本体存在形式的生命系统，经过社会实践活动的锤炼，形成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三个子系统是：生理子系统、心理子系统、社会意识子系统。三个子系统的层次联系，正好有序地反映了人从动物生成的基本过程。人首先是一个生理存在，然后是生理—心理存在，最后成为生理—心理—社会的存在。作为生物存在，人的生理子系统

是其心理活动的物质和能量基础，是其社会意识子系统的物质载体。作为社会存在，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社会意识，构成心理子系统的文化内涵，使人区别于别的一切生物，而具有真正人的本质。正是通过心理子系统这个中介，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才相互融合，成为理性化的感性存在。三个子系统的有机整体联系，已愈来愈为各门科学所重视。现代医学正在突破仅把人看作生理事实的西方医学传统，要求把人作为生理—心理—社会的整体来看待。人的身体健康也好，人的社会实践也好，都与心理子系统的健康状况直接相关。心理因素的这种中介地位，虽然使心理系统的建构与塑造成了人性生成、人格成长的关键。

马斯洛把需要看作人性的内在动力。在他对需要层级结构的描述中，生理性的需要是初级的，在此基础上，才有其它高级的、超越性的需要。整个层级图式从纵向角度显示出从生物性向社会性升阶和从社会性向生物性渗透的动态机制，其中也让人明确地看出心理子系统在社会意识子系统与生理子系统之间的中介地位。正是通过这个中介，社会意识子系统和生理子系统才可能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渗透，并在心理子系统中凝聚为人格的本体。一个人的需要处在什么样的层级上，他以什么样的需要为生命活动的基本动力，他在什么样的需要满足下产生幸福的心理体验，这些不是突出地体现了他的人格倾向和心理品质吗？

文艺活动作为一种审美活动，被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称为心灵的体操。文艺家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艺心理研究直接作用于人类心灵塑造的工艺学，既然如此，当然也应有适应于时代要求的价值取向。是否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并加以贯彻，实在是关系着文艺心理研究自身价值肯定和实现的大事。

三 建构新型人格范式是文艺心理研究的

重要任务之一

在西方现代心理学潮流中，马斯洛的心理学是以一种崭新的、健康的价值观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进行反拨的产物。马斯洛曾说：“如果一个人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者，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势必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尺度越放越低，对人的期望也越来越小……因此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这一点已经是日益明显了。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建立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③

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的人的描述是理想化的，但毕竟是观察了许多优秀人物而概括出的一种典型的人格。这同弗洛伊德所热衷的变态和病态人格显然是大异其趣的。对于倾向于研究平常人的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马斯洛也很以不满。他认为，如果只从通常情况下研究人类行为，就“会陷入这样的境地：我们会从描述的、没有价值观的科学角度出发，认为这种通常情形就是我们能指望的最好情形，因此应该心满意足了”，这种研究所导致的是形成关于“适应得好”的人的概念，而不是发展得好的人的概念。④ 马斯洛自己的“自我实现的人”，就是他所谓发展得好的人的概念。

从动物或病态的人研究人的心理，片面强调和夸大人类心理中生物本能的因素，虽然也可以得到许多卓异重要的成果，却终究难免陷于对人性及其心理构成的曲解，甚至把人“还原”到最低层次的“非人”水平。弗洛姆曾说：“十九世纪上帝死了，二十世纪人死了。”把人降低到生物，把丰富和谐的整体肢解为零件，抽取为幻影，人失去了有机整体性，也就失去了他的生机和灵气。

但是，无论人走自我生成的道路有多么曲折，人并没有死；人不能死，也不会死。心理学当然也不能自缚于这种境地。马斯洛的心理学就体现了这种不可抗制的自张倾向。

我们的文艺心理研究，近年来，更感兴趣的似乎还是在于解剖和阐释那些平庸的、病态的、畸形的、扭曲的、阴暗的心态。在这方面，已经涌现了许多令人心悸魄动的篇章。有如治病必先确诊，这种心理分析无疑是建构新型文化心理结构的前提。但是，破毕竟不能代替立，不然我们会陷入梦醒了而无路可走的境地，那将是可怕的。因此，探寻、发现、分析、阐释取代一切过时心理范式的新型心理范式，有效地推动我们民族的现代新型人格的成长，是文艺心理研究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革命地发展着的现实要求建构的文化心理究竟应是什么样的呢？文艺心理研究应当如何帮助这种新型心理范式的建构呢？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当重视马斯洛的启示。我们的研究注意和兴趣，应当更多地投向文艺创作中已经不断涌现的形形色色具有“新”意的人格上来，把一般的社会学研究深化为心理构成及其价值的考察，而不只是局限于对人物心理的社会文化积淀的开掘。

四 文艺心理学需要心理审美学来加以补充和校正

对于文艺心理研究来说，价值取向的中心问题是审美价值的考察和确定。

同弗洛伊德心理学疏于对心理活动审美价值的考察一样，在文艺心理研究中同样受人青睐的格式塔心理学，尽管已经深入渗透到审美学和文艺学中，也仍然只是被看作解释某些心

理奥秘的一种观点和方法，而并没有见出对于揭示心理活动的审美价值有多少了不得的助益。这是毫不奇怪的。精神分析学也将格式塔心理学也好，都是具有普遍性、而且主要是非审美的心理现象中确立起来的。它们的目标是解释，而不在于建设。因此，它们的价值在于对心理活动的某些重要规律的科学揭示或假说，而并不对价值取向问题予以自觉的重视。比如，当我们将格式塔心理学解释美感是如可由于心物之间的“异质同构对应”而造成时，就只说明了它是怎样引起美感的，却不能说明它所引起的为什么是美感。显然，由格式塔心理学达于审美心理学和文艺心理学，不仅需要切入审美特性这个层次，而且有待审美价值取向的介入。

在我们的文艺心理研究中，对心理活动的审美评价并不是全然不为人所注意。比如，当人们把情感性作为文艺的特性来看待时，实际上是把它看成文艺之美的所在。是否表现情感并动人情感，成了判断文艺作品是否真美的依归。评说意境之美，离不开情景交融、物我合一之美，更重视意中之情的作用。不过，人们在情感进行审美评价时，往往只是注目于情感中所包含的理性内涵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拿“爱”这种情感来说吧，纯真执着的男女之爱，坚定深沉的救国救民之爱，温暖知乐的亲人之爱，以及对弱者的同情怜爱，对英雄的敬仰敬爱，如此等之，都是把抽象的“爱”具体化为特定的“情致”，然后作出审美评价的。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价值取向的层次。

但是，除了情感之外，其他心理因素及其活动的审美价值似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尤其遭受冷遇的要算思维。在传统的审美观念中，思维常与情感、感性处于对立的地位。这显然是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的。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思维也是在大脑的感性物质活动基础上的一种高级机能。无论是

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还是自身所具有的无限丰富多彩的形式，都具体体现着人性发展的水平和人格的特质。恩格斯把“思维着的灵神”赞为“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明确地肯定了思维之美。思维的美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都闪烁着光辉，并留下鲜明的印迹和姿影，在文艺活动中也不例外。从最早的神话、史诗，到后来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智慧、聪颖、敏锐、灵活、深广与思维品质自来就是构成人物性格美的重要因素，并出现了不少以智慧为主要审美内涵的人物形象。文艺作品形式的构思、技巧和創新，也体现着作者创造性思维的品质和特色，构成其审美内涵的重要层次。对于包括思维在内的各种心理活动方式，文艺心理研究理应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审美审视，以帮助人们认识和感受其审美价值。

对于各种心理因素，还应当从其活动方式的形式方面进行审美价值的探寻。在这个层次上，将更加切近文艺心理研究中的审美价值取向的本性。任何一种心理活动都具有特定的节律形式，因此都存在着美与不美的问题。马斯洛所描述的“自我实现的人”，其心理构成就具有形式美的特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从功能和功利的角度去理解和感受心理活动，并不计较甚至根本不注意其形式如何。文学艺术却不能这样（甚至科学理论也不能这样），特别是在诗歌、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中，情感等心理活动的审美意蕴总要获得一种相对应的美的形式。通过这种美的形式，不仅能把审美意蕴感性地传达出来，而且使之得到提炼和升华。托尔斯泰曾说：“艺术的目的……就在于揭示、讲述用普通语言不能表达的人的心灵的真实情况，由此而产生艺术。艺术是面镜子，艺术家用来自观自己心灵的秘密，并把这些共同的秘密拿给人们看。”这位早就致力于表现心灵辩证法的作家，在创作中总是反复斟酌词语、句式、语

调，为之呕心沥血，就是要寻求一种特殊的节奏形式，以审美地表现心灵的内涵。王蒙认为：“略过外在的细节写心理、写感情、写联想和想象、写意识活动……提供的不是图画，而更象乐曲，它能探索人的心灵的奥秘，它提供的是旋律和节奏。”这种乐曲式的旋律和节奏当然是重要的。不过，在心理活动中呈现的图画，作为一种造型性的意象，仍然以其特殊的张力结构和空间运动，形成了另一种节奏形式。正是这形形色色的节奏形式，把心理活动的美形式化，使之得以直接诉诸心灵的感受。

对心理活动的审美分析和审美评价，是文艺心理研究的特殊课题，也直接关系着文艺心理学的特殊功能。文艺心理学研究倘若真能如此不忘自己的个性，则必将更加切实地帮助美化人们的心灵，塑造美好的现代人格。为此，我们的文艺心理学就必须有心理审美学来作必要的补充和校正。

五 心理系统整体观是文艺心理研究价值取向的前提

人们认为，马斯洛心理学对心理结构的整体性的肯定和重视，“打开了心理学研究向上发展或向社会生活方向发展的通道”。这是很有见地的。

艺术是对人的整体说话的，文艺心理研究也必须树立心理活动的整体观：一方面，要把心理活动系统本身看作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心理学系统同人的存在整体的联系。

同心理学和其它许多科学走过的道路一样，文艺心理研究也必然接受知性分析的痛苦。不同的学派往往专注于某一特定角度、层次和环节上的心理事实，而且并不自觉地意识到这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却“各执一隅之见，欲拟万端之变”。如此抽

象的结果，终于造成对心理系统整体具体性的屏蔽，并往往因此使真理滑向谬误。即使以整体观著称的格式塔心理学，也未能真正避免这种偏颇。事实上，正如马斯洛心理学所强调的，在人的心理活动的整体中，社会性因素和生物性因素才在心理系统中达到有机的交融，个体的心理系统才成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由于系统整体质必然制约并表现于所居各因素的规律，社会系统的整体质也必然在个体心理中得到表现，使个体心理在系统联系中表现出社会性的意义。正因为这样，才有可能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出发，为心理活动确立科学的价值体系；同时，个体心理也才可能从社会系统的运动中找到正确的价值取向。

男女关系大概是文学艺术中最为恒久的热门题材。如果只是孤立地看待这种关系及其中的心理活动，那就势必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文艺史上除了量的积累，不会剩下质的丰富和深化。事实确并非这样。古今中外，描写这一题材的文艺作品，推出过许多使人荡气回肠的图景，奏出过许多令人低回婉转的乐音，层出不穷，代有新篇。这无穷无尽的“新”竟来自哪里呢？正是来自男女关系及其心理反映在人类生活中的整体性系统联系。

在“自然向人生成”的系统运动中，男女关系作为人生重要内容必然反映这一系统运动所达到的程度和水平，即表现出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系统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联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联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性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类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

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存在。根据这种关系就可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成了真的存在物，对自己说来成为人并且把自己理解为人。”⑤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直接谈男女关系中的心理学，但他提到了在这种关系中人对自我的“理解”，这当然是一个心理事实。在马克思看来，男女关系直接体现出人的本质发展的水平，即“自然向人生成”的程度和水平。这种关系，既不只是自然的生理关系，也不只是纯粹的社会关系；两者都要在心理系统中结合、交融，从而使之同时表现为特别强烈、深刻、幽邃、复杂的心理事实。自来的文艺，都把这个心理事实作为描绘和探究的重要对象，在其间寻幽觅胜，乐此而不疲。自然本能的骚动，社会道德的羁束，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和苦斗，爱与恨的交织，冰与炭的相搏，酸甜苦辣，备极殊味，全都展现在各种文艺作品中。通过对这一心理事实的描写，不仅性格深处的人情世态得以显现，千差万别的人格心态也得以展布。带着生命活动的强烈脉动和温度，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其中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人性繁衍成长的步伐。正是在这种整体性的心理活动中，才可能有价值观的介入。

黑格尔说：“知解力不可能掌握美。”对心理活动的真的把握也必须跨越知性的局限，达到对心理整体的具体认识。这就启示我们，文艺心理学除了要继续重视分析性的研究外，更要注意对心理活动整体的研究。当其把心理系统作为人格整体和社会实践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来看待时，价值取向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也就十分明白了。

注释：

①②③④ 《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第99、100、415页。

⑤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2页。

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存在。根据这种关系就可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成了真的存在物，对自己说来成为人并且把自己理解为人。”⑤ 马克思在这里没有直接谈男女关系中的心理学，但他提到了在这种关系中人对自我的“理解”，这当然是一个心理事实。在马克思看来，男女关系直接体现出人的本质发展的水平，即“自然向人生成”的程度和水平。这种关系既不只是自然的生理关系，也不只是纯粹的社会关系；两者都要在心理系统中结合、交融，从而使之同时表现为特别强烈、深刻、幽邃、复杂的心理事实。自来的文艺，都把这个心理事实作为描绘和探究的重要对象，在其间寻幽觅胜，乐此而不疲。自然本能的骚动，社会道德的羁束，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和苦斗，爱与恨的交织，冰与炭的相搏，酸甜苦辣，备极殊味，全都展现在各种文艺作品中。通过对这一心理事实的描写，不仅性格疏离的人情世态得以显现，千差万别的人格心态也得以展布。带着生命活动的强烈脉动和温度，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其中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人性亲近成长的步伐。正是在这样整体性的心理活动中，才可能有价值观的介入。

黑格尔说：“知解力不能掌握美。”对心理活动的真的把握也必须跨越知性的局限，达到对心理整体的具体认识。这就启示我们，文艺心理学除了要继续重视分析性的研究外，更要注意对心理活动整体的研究。当其把心理系统作为人格整体和社会实践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来看待时，价值取向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也就十分明白了。

注释：

①②③④ 《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第99、100、4

⑤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2页。